

暑假才剛過幾天，其他同學無不盡情享受這難得的長假，身為青少年選手的勇利，則獨自搭車前往北海道，參與滑冰聯盟主辦的強化合宿。

自己的成績一直以來都不甚理想，能再次參加合宿實為意料之外，或許是自己的身體資質還算過得去……集體練習時，勇利看到許多熟面孔，無論是共同參與過野邊山合宿，或是曾在賽場上競爭的對手，無論是誰都有著顯著的進步，並朝著目標邁進。

反觀他自己，各方面彷彿都和兒童組時沒有太大差別。

這個賽季該怎麼辦呢……勇利捫心自問，他打從心裡希望能繼續溜冰，身旁的人也總支持著自己，但真的能獲得出色的成績嗎？能取得青少年世界錦標賽的資格嗎？不管他如何思考，這種事情永遠都不會有答案。

繼續這樣下去，真的能夠接近維克托嗎？

帶著沮喪心情回家後，才剛走入玄關，站在旅館櫃檯的父親，說了句令他摸不著頭緒的話。

「勇利，你的外國朋友來找你玩喔。」他微笑著，語氣一如往常地和藹。

「……外國朋友？」他一臉疑惑，推測著來者的可能身份，以自己的水準來說，參與國際級比賽的機會並不多，真的稱得上是朋友，又是外國人，大概也只有瑞士的克里斯了……但有可能是他嗎？

打開大廳拉門的瞬間，那個畫面差點沒害他窒息。

「啊！勇利！合宿好玩嗎？」靠近庭院的某張桌子前，母親正在和一位外國男子閒談，對方看起來年紀比自己稍長，銀色長髮披落於肩，同色睫毛覆蓋著碧藍雙眼，無疑就是自己最崇拜的那個人。

「噢……」勇利下意識地後退了兩步，愣了好幾下後，聲音細碎地喃喃說道「維……維克托……？本人？」

「勇利媽媽作的豬排飯很好吃呢！還有啊，她也帶我去看貼滿海報的房間，沒想到勇利這麼崇拜我，要幫你簽名嗎？」彷彿已等待對方多時，本尊相當興奮地說出一連串英文，比起語言上的隔閡，勇利還無法立即接受對方突然出現在此處的事實。

「媽媽！怎麼可以隨便讓維克托看……」即使如此，他並未遺漏話語中的重要關鍵字，轉過頭瞥扭地向母親抱怨。

「哎呀，想讓他知道勇利有多喜歡維克托嘛。」她溫和地笑了笑並希望兒子別太在意。

「連養的小狗都取了和我一樣的名字！你好，維克托！」勇利養的迷你紅貴賓不知何時已和本人相當親近，甚至以臉蹭著這位不速之客的大腿，維克托也開心地輕撫那毛茸茸的頭作為回應。

「嗚哇！」一想到自己不過離家幾天，各種粉絲行為被完全赤裸地攤在本人面前，勇利感到極為羞恥，他大叫了一聲後直衝上二樓，將自己關進房裡還不夠，甚至像個怕鬼的孩子般，用涼被將身體從頭到腳緊緊包覆，試圖逃避太過荒謬的現實。

「勇利！出來嘛！來聊天！來玩！」門外傳來急切敲門聲，和著一直以來只存在於訪談節目中的噪音。

捲在盛夏的被窩中，致使勇利滿頭大汗，即使處於悶熱和混亂中，勇利仍努力釐清現狀，如果這個人真的是維克托，他的個性和電視上看到的也差太多了吧？難道被外星人附身？這樣的話得想辦法救他才行……畢竟自己還想追隨活躍於冰上的他……不對，才不是思考這種事情的時候，重點是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果然還是先要簽名和合照才對？

即使心情尚未調整過來，勇利仍有些遲疑地爬下床，不只是顧慮讓門外之人等太久有失禮貌，同時也想再次確認對方是否真為本人。

「那……那個……」他緩緩打開房門，遲疑地抬起頭。

「勇利果然很有趣！」想必是倉皇逃跑的模樣太過滑稽，維克托臉上堆滿笑容並作出此結論。「哇啊！」和偶像之間只有不到一公尺的距離，俊美樣貌讓勇利看得入迷，沉醉在那過於燦爛的笑容中，勇利不禁腿軟並跌坐在自己房間門口。

度過輾轉難眠的一晚後，隔天早上才剛用過餐，維克托便催促著他帶自己四處走走，勇利替小維勾上牽繩並走向附近公園，即使是早晨，夏季豔陽依然令人感到相當炎熱，天空一片晴朗。「哇！好熱啊，日本的夏天。」如此酷暑使得出身於俄羅斯的維克托有些吃不消，他將長髮扎起，並向一旁小販購買冰棒，勇利也買了一隻，兩人坐在公園內的石版椅上吃著，任憑汗水沾濕衣服。

「維克托為什麼會來這裡呢？」勇利止不住好奇如此詢問對方，他還不太能自然地仰慕對象聊天，注視著對方渾身是汗的模樣，不知為何讓他有些心跳加速。

「當然是來找勇利的啊。」

「噢！啊……」他這才發現自己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，若只是剛好來日本度假，會選擇這個小鎮的機率微乎其微，更何況住在自己家裡。

「無意間看到勇利去年比賽的影片，非常有興趣，剛好也想來日本玩。」吃完最後一口冰後，維克托站起來並看向遠方景色，炎熱天氣並未削減話語中的興奮與期待「沒想到真的是來對了！東西好吃，天氣晴朗，勇利也很有趣。」

「……我恐怕會讓你失望……」勇利垂下頭，手中緊握著冰棒包裝紙，毫無自信的語氣和對方形成強烈反差。

「這種事，不上冰怎麼會知道呢？這附近有冰場嗎？」完全不顧對方的獨自消沉，維克彎下腰，將臉逼近並積極詢問。

「呃……朋友家是開冰場的。」被維克托以極近距離猛盯著看，勇利緊張得差點呼吸困難。

「那快走吧！你也想親眼看我溜冰不是嗎？」

「噢？當然想！」想到能親眼見識偶像在冰上的姿態，勇利不再消沉，且從眼中露出期待光芒，甚至把自己也得在對方面前滑冰一事拋諸腦後。

兩人抵達冰上城堡，因時值暑假，幫忙父母打雜的優子當然在場，看到這位崇拜許久的花滑選手突然出現在自己眼前，她驚訝得鬆開雙手，抹布因而掉落在地上，呆愣好一段時間後才回神。

「噢！維克托？本人？為什麼？」比同齡朋友早熟的優子，此時居然連話都說不清，甚至搖晃勇利肩膀逼問著，看來「冰上妖精突然出現在長谷津」果然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之事，比幽浮或外星人還要稀奇。

「啊……」勇利簡單對她解釋這位大人物前來此處的理由，他本人也還未完全接受這樣的事實。

「勇利不是很厲害嗎？很快就能實現和維克托競賽的夢想了！」

「那個還……哇啊！」「欸！」比兩人年長幾歲的冰上王者，熟悉冰面過後助滑起跳，令原本就無法將視線移開他的兩位年少粉絲同時驚呼，從動作中推測是後內點冰三……三周半……不對！是四周跳！雖然周數足夠，但著冰時卻出了差錯。

「還是不行啊……對了，剛剛的要保密喔，亞哥夫一直囉嗦，說什麼休賽季時不能練。」跌坐在冰上的維克托很快地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冰屑。

在確定跳躍將會失敗之時，勇利立刻脫下鞋套，朝維克托的方向滑去。

「維克托的話，一定可以成功跳出後內點冰四周跳的！我非常期待！」他抬起頭，一反先前的扭捏模樣，將內心話語直接傳達給深深景仰並追隨的對象，俄羅斯的冰上王者。

「哇喔，看來不完成它不行了呢。」在被那充滿期盼的棕色大眼注視時，維克托的心中彷彿萌生了一些從未有過的感覺，那是什麼呢？但現在的他，並未專注於這種情感上，因為比起這些，他對眼前之人的才能更有興趣「輪到勇利表現了。」

「噢？我？」一想到維克托正盯著自己看，勇利當然緊張得不得了，即使已經做過數次深呼吸，但仍因過於在意對方而頻頻失誤，別說是展現平常水平，連拿手的連接步也滑得零零落落。「哈哈！太好笑啦！」看著勇利以誇張姿勢在冰上滑倒，維克托不禁放聲大笑，優子則是站在一旁苦笑著。

「啊……抱歉。」從冰上起身的勇利露出沮喪的表情，雖然本人一開始就不覺得自己的表演足以吸引維克托，但還是不希望他對自己感到失望。

「勇利是容易因緊張失誤的類型吧？我會在這裡待上兩周，一起想想如何改善吧。」

「噢？真的可以嗎？」對勇利的拙劣表現，維克托看起來不太在意，甚至願意進行指導，這讓他喜出望外。

「相對的，勇利要天天陪我玩！」維克托指著對方的鼻尖，話語中充滿氣勢。

「啊……好！當然可以！」當維克托提出這樣的條件時，勇利其實是有點遲疑的，因為自己並不習慣與人深交，但一想到能夠得到崇拜之人的指導，立即欣然接受。

「那就說定了。」現任冰皇將手掌攤開，示意要和勇利握手，還未等到對方將那因緊張而顫抖著的手伸過來，他已率先握上，並拉著勇利開始前進。

「啊！維克托！」被牽制住的勇利，只能跟隨前方步調沿冰場外圈滑行，兩人開始玩鬧了起來，逐漸明朗的笑聲迴響於整座冰場。

* * * * *

「有必要起得這麼早嗎？」兩人站在初班電車月台上，勇利背著裝滿訓練用品的運動包，維克托則是一身輕便。每周有四到五天，勇利會在太陽還未升起前起床，前往福岡接受教練的指導，暑假當然也不例外，但沒想到這位不速之客表示要一同前往。

「沒關係，我也想去市區逛逛。」戴著墨鏡，長髮在身後隨意扎起的大人物一派輕鬆地如此回覆，雖然進入冰場觀摩並不是什麼大問題，但此人可是世界冠軍—維克托·尼基弗洛夫，突然出現想必會造成不小騷動。

「……店都還沒開。」「那等勇利練習完再陪我逛吧。」

結束冰上課程後，時間已將近中午，勇利前往和維克托約定的地點，兩人先享用美味午餐，接著開始購物行程。

因時值夏季，商店外充滿五顏六色的各式泳具，吸引維克托佇足。

「泳褲啊……夏天的話一定要去海邊！」俄羅斯的夏天十分短暫，或許因為如此，他們對艷陽高照的海邊特別嚮往。

「啊……長谷津有海水浴場。」

「明天就去吧！」維克托興奮地如此提議。

「耶？明天？」行程安排得太過突然，勇利如此驚呼，有些錯愕地看著對方。

「喔？勇利的泳褲太土了不敢穿出來？現在買一件怎麼樣？」維克托如此猜測，並露出饒富趣味的眼神。

「不不不！」勇利揮舞雙手表示否認，雖然維克托說得並沒有錯，但自己身上也沒有過多閒錢，到時候又要由對方付款，感覺相當不好意思。

「和我同款式的！」

「和維克托……同款式……」一聽到能和崇拜之人擁有同樣的衣物，腦中身為粉絲的那一塊立刻軟化，維克托趁勢拉住他的手走進店內。

* * * * *

「啊……本來想買低腰三角款的……」剛將陽傘架設妥當，手上拿著沙灘排球的銀髮少年，身上穿著新買的長款平口泳褲，主體色為深藍，兩側則有薄荷綠和水色的條紋做為裝飾。

「才不穿那種！」另一位少年下意識地握緊拳，表達出自己的堅持。

「也想看勇利穿……」

「即使這樣也不穿！」即使昨天在店裡已爭執許久，到了海邊他們仍再次為挑選泳褲一事拌嘴，個性保守的勇利說甚麼也不願意穿上布料偏少的款式，但如果穿著對象是維克托，當然十分樂見。

「啊……你們快去那裡玩吧。」像是嫌棄兩人過於吵鬧般，負責開車的美奈子邊在陽傘下猛擦著防曬乳，邊催促年輕人奔向大海。

他們在岸邊互相投接球，任憑清涼海水一次又一次打濕腳踝，在接球的瞬間勇利因重心不穩跌坐在細砂上，惹得對方哈哈大笑，他撥了撥被水花濺濕的短髮，還未開始抱怨，先被眼前景象所深深吸引。

無論是那長過肩的銀白色頭髮，或是歐洲民族特有的白皙膚色，都在烈日照射和晴朗高空下顯得閃閃發光，結實且線條分明的胸肌和腹肌，充份顯露其魅力所在。

「怎麼了？要扶你起來嗎？」看著呆坐許久的對方，維克托如此詢問。

「啊，只是覺得維克托的體格真好啊……」勇利不禁如此感嘆。

「要摸摸看嗎？」

「不用……啊……」根本不理會對方意見，維克托在勇利面前跪下，抓起他的手，下一秒貼上自己被汗水和海水浸濕的胸膛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！」不只是肌膚之親，兩人極為親密的姿勢讓勇利的臉瞬間通紅，他先是大叫，接著反射性地從被壓制住的狀況中逃出，在感覺雙頰熱燙不已的同時，立即衝向休息區補充水分，或許因為看起來像是中暑一般，美奈子甚至關切起他的身體狀況。

「勇利，你怎麼了？要休息嗎？」「嗯，沒事，喝點水就好……」打開整罐礦泉水並喝下一大口後，他的心情稍微平靜了下來，始作俑者並未隨同勇利歸來，對方遊向遠處並將頭趴在沙灘球上，載浮載沉地朝兩人揮手。

「嘛，沒事就好……」瞥見勇利臉上表情時，美奈子像是查覺到甚麼似地止住話語。

* * * * *

今天的練習一直不在狀況上，頻頻失誤下的結果，身體隨著心情越漸沉重。即使教練安慰勇利別放在心上，照自己的步調繼續即可，但本人仍不禁有些失落。

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後，經過維克托的房門時，敞開的拉門令勇利下意識地止住腳步，好奇心驅使他往內看。

「啊！勇利！」查覺到來自外頭的視線時，對方轉過頭向他打招呼。

「維克托……穿浴衣……」不同於館內甚平，他穿著男用浴衣，淺水色底上有著白色直條紋，因試穿之故，此時他正準備要脫下來，母親在一旁協助。

「寬子說今晚是祭典！勇利也一起來。」維克托一如往常興奮地邀約著。

「噢……是今天啊……」勇利喃喃自語，他總好奇那源源不斷的熱情從哪而來。

時至夜晚，神社前的攤位陸續開業，各式遊戲和小吃讓身為外國人的維克托相當樂在其中，但對勇利來說，比起那些，能和這個人一起逛才是最值得高興的事情，雖然自己也穿上靛藍浴衣，但當然遠不及維克托的帥氣模樣。

兩人不只玩了釣水球，還在射物攤位上得到了一隻紅色貴賓狗的陶瓷玩偶，買了章魚燒、炒麵、巧克力香蕉和棉花糖後，在飲料攤前駐足。

「啊，好想喝酒啊！」看到瓶外結著水珠的沁涼啤酒時，維克托不禁如此說道。

「不行，維克托還未成年吧。」行事保守的勇利立刻出聲阻止。

「沙瓦應該可以吧？」

「那不也是酒嗎？」

再度被制止後，維克托無奈地嘆了口氣，在同行者的引導下找到某個視線寬闊的草地空位，一邊吃著方才採買的食物，一邊等待祭典煙火施放。

「維克托真的覺得我有才能嗎？」用竹叉挑起章魚燒時，勇利再度想起白天練習時的極差狀況，他低下眼簾並詢問身邊大口吞食炒麵的少年，畢竟這個人是為了他的溜冰才來到此處。

「無論是誰都有才能。」對方笑著如此回答，嘴邊沾上些許深褐色醬汁「不過我肯定是特別有才能的那種。」

「……說得也是啊。」這句話由本人說出口未免有些自大過頭，但卻是事實。

「勇利是為什麼想成為選手呢？」

「想和維克托一同競技……」

「這樣不行啊，那要是出賽名單中沒有我，勇利不就喪失鬥志了嗎？」他如此糾正著後輩，接著又補了一句「啊，即使有我在，還是會因為緊張而失常呢。」

「嗚哇……」這句話刺中了痛處，當事人不禁發出腹部絞痛般地悶哼出聲。

「勇利要更努力為了自己而溜才行。」

「為了自己……」看著放下食物的對方，少年思索著話中意義。

「我們是為了得到更高處的喝采而生的，不管選手生涯如何短暫，練習多麼辛苦，只要能站上頒獎台，那一切都是值得的。」他抬起頭，望向異國夏日的滿天星辰，猶如眾多選手一般，在冰上燃燒著生命和夢想「熱愛花式溜冰並為此付出一切的傻瓜，都能被稱作是有才能的人吧。」

「哇……好像雜誌訪談……」看著侃侃而談的維克托，勇利的敬佩之情因而湧出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我可是真的這麼想的喔！哇！煙火！」粉絲味十足的評語惹得本人笑出聲，但下個瞬間立即被夜空中綻開的絢麗光彩吸引，勇利跟著往那個方向看去，煙火從一朵變成兩朵，爆發聲和眾人的喜悅叫喊不絕於耳。

看著那五顏六色的絢爛光球，勇利心想，這肯定是至今以來最難忘的一年夏天，即使他長大成人，或許成為業餘選手，或許放棄前進，無論選擇了哪條路，肯定會永遠記得這個和維克托一起欣賞煙火的短暫時光吧。

此時此刻他並不知曉，身旁之人埋藏於心底的感情。

璀璨之夏(下)

祭典後過了幾天，溫泉旅館的常客贈送勇利一袋禮物，裡面有著各式各樣的花火，他便邀請維克托前往在夜晚時分，和自己前往海邊燃放。

「馬卡欽一定很喜歡這裡。」看著一起前來的小維精神奕奕地奔跑，維克托不禁想起自己的愛犬，如果他不滑冰的話，和馬卡欽一起來長谷津定居肯定是不錯的選擇，但他深知自己是無法離開冰上的，不在那裡奮鬥的他將不會是自己，肯定也不會和勇利相識。

他的人生打從記憶開始，總是在滑冰場內練習，雖然偶爾會遇到難關，但大部分的時間都相當樂在其中。來到長谷津雖只是一時興起，卻度過有史以來最開心的假期，比以往的各種豪華旅程更具意義。雖然勇利比他想像的還要麻煩，但也許是這種極其矛盾的心緒，令他的表演不僅僅是纖細，更有種說不出的氛圍。

將海水裝進水桶後，他們兩人各自拿著那如一條線般垂著的線香花火，看著它一閃一閃地燃燒。微光映著勇利的臉龐，他的鏡片上映著煙火的閃爍光影，燃燒殆盡便立即消失。

「啊，很漂亮卻有點無聊。」維克托如此評論，這和那天祭典上的大型煙火，皆令人不禁想起燦爛卻短暫的選手生涯，以及眨眼即逝的甘美夏日。

「換這個？」將已用畢的線香丟入水桶，勇利重新點燃另一種花火，雖然燃起的閃爍光點和剛才的並沒有甚麼不同，但卻設計成棒狀。

「哇，感覺不錯！」維克托拿著它肆意揮舞，閃爍光芒所留下的軌跡，在半空中產生一道光束後立即消逝，下一秒他便奪走勇利手中剛點燃的另一隻花火，在沙灘上隨興起舞，光芒不間斷地出現在他的身旁。

「啊……」奔放自由卻不失優美的舞姿，讓一旁的勇利不禁讚嘆。

「勇利也要一起！」「噢！等等……很危險！」催促著對方點燃新的花火後，維克托抓住他的手，兩人在沙灘上共舞，在此同時，小維興奮地繞著他們快步奔跑，花火忽明忽亮，宛如地面上的光之波浪。

想更親近這個人，想親吻他，想做更深入的其他事，想了解他的全部，維克托有生以來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感情。

* * * * *

隔天早上他們再次前往冰上城堡，這是維克托返回聖彼得堡之前的最後一次練習了，雖然在他的建議下，勇利的穩定度獲得些許改善，但尚稱不上優異。

維克托冀望自己能繼續陪伴他，但經紀人已天天發電子信件和簡訊催促他盡快回來，只差沒親至搭乘飛機來長谷津抓人，自己也得繼續練習下個賽季的曲目，更重要的是馬卡欽還在寵物旅館等著。

這個時段已被兩人包場，清晨陽光從窗外灑落在銀盤上，滑行所留下的軌跡反射透白光芒，即使穿著那老土的運動服，技術也說不上純熟，勇利的一舉一動仍讓人離不開視線，那肯定是除了他以外，其他人多少都能感受到的，獨一無二的冰上才華。

維克托悄悄滑近他身邊，經過昨天一晚的思考後，他已下定決心。

「勇利，你喜歡我嗎？」凝視著那位比自己矮上一顆頭的少年，即使這個問題相當突兀，他仍輕喃出口。

「咦？突然這麼問……」勇利錯愕地抬起頭並睜大雙眼，對方表情比平時還要嚴肅許多，不善表達情感的他羞赧地低下頭，以只有兩人才聽得到的音量說著「當然喜歡……維克托。」

「喜歡我的哪裡？」維克托又滑近了一些並追問著，他不希望這個夏天就此結束。

「……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維克托時，覺得這人真美啊……簡直不像是人類……」

「……結果是臉嗎？」維克托蹶起嘴抱怨，彷彿對這個答案相當不滿意。

「啊，不只是這樣！那個……在冰上……非常出色……」突然被如此詢問，他開始手足無措，試圖尋找更恰當的語句，但仍未讓維克托的心情開朗起來。

「勇利喜歡這裡嗎？」他牽起那偏小的手，將其緊貼在自己胸上。

「……」那個位子正是心臟，脈動聲透過掌心，朝著勇利的體內傳遞，無論是這樣的行為或是突兀至極的問題，都讓他的心跳逐漸加速。

為什麼維克托會問這些？能和憧憬已久之人一起度過夏季，已經是勇利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，即使過了這個夏天，他和這位現任冰皇也許再也沒有任何交集，也可能只是哪裡搞錯了，他根本不是值得對方千里迢迢來此的優秀選手。

這如夢似幻的兩周，僅屬於夏日的一抹美好回憶，勇利總在心裡如此說服自己，但維克托的笑容總是一次一次牽動著他，雖然這個人比想像中還要不成熟甚至有些任性，自己卻漸漸淪陷於那直率且充滿魅力的性格。

勇利低垂著的頭緩緩點了兩下，即使維克托無法看見本人表情，但他仍不會遺漏那因害臊而通紅的耳根。

只有這樣的行為，足以傳達這份滿溢之情，維克托環抱上對方的纖細腰肢，並抬起那仍帶有稚氣的下巴，彎下腰在他的唇瓣上輕輕一吻。

將臉與臉的距離拉開後，勇利如定格般一動也不動。

「勇利？」凝視著毫無反應的他，維克托疑惑地歪頭詢問。

「咦咦咦咦？剛剛那是……」好不容易回過神，勇利急忙往後滑了幾步，接著腿軟跌坐在冰上，將手掩上方才接吻處，不敢相信眼前之人的舉動。

「作這種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？我們已經是情侶了。」維克托聳了聳肩，對勇利的大驚小怪不以為意。

「情侶.....和維克托.....」勇利並未從冰上爬起，而是驚訝地睜大雙眼，臉也變得更加通紅。

「所以明天就去約會吧！」自稱為勇利戀人的傢伙將手貼上臉邊，有些陶醉地如此說著。

約會.....約會.....勇利腦中盤旋著這兩個字，他跟維克托要約會？和方才比起來，現在的他心情已稍微平靜下來，想起自己明天雖然要前往福岡，但目的則是練習和購物，而不是對方口中所說的「約會」。

「是去買土產吧.....」他抬起頭，如此糾正著。

「勇利還是這麼掃興。」維克托失笑，伸出手示意要他記得從冰上爬起來。

晚餐時桌上滿是維克托喜愛的食物，他津津有味地吃著，雖然因體質容易增胖需克制飲食，但勇利仍稍微吃了一些，做完伸展運動後，維克托總會在勇利離開房間時，黏上來表示要一起洗澡。

將身體浸入天然溫泉中，那是勇利所熟悉的溫度，一切看起來和往常沒有任何差別，但當維克托進入視線中時，內心的悸動卻彷彿在告訴自己有了些許改變。

「唉.....都已經交往了，勇利還是這麼冷淡。」維克托主動接近，將肩膀親暱地靠上對方的。

「.....那個.....戀人的話，要作什麼我不是很清楚。」肌膚相互碰觸之時，勇利感覺自己的心跳立刻快了一拍。

「你沒想過要跟優子成為男女朋友嗎？」

「那.....那種事.....」遲疑一下後，勇利才發現話中玄機，從浴池內倏地跳起「等等！你怎麼會知道！」

「看勇利的眼神就懂了，但最後可是我的勝利。」維克托攤了攤手，不知是自豪於本身魅力，還是其敏銳的洞察力。

「沒有那種說法吧.....」雖然勇利從小就對優子抱有好感，但眼前這人卻早已住進他的心中。「那讓我來告訴勇利吧，戀人的肢體接觸。」維克托跟著站了起來，從後方抱住交往中的年少戀人。

「喂.....等.....」刻意壓低的磁性嗓音從頭頂上方傳至耳中，兩人充分浸泡過溫泉的全裸肌膚緊密接觸，勇利感覺自己的心跳急遽加速，甚至有些換不過氣。

「別碰奇怪的地方.....啊.....」還沒來得及阻止，身後之人已擅自進行下一步，他開始專注於玩弄那稚嫩的乳頭，時而以指腹揉捏，時而以指尖輕撥，空著的手游移至胯下，握上那比自己小上一些，無疑還在發育中的分身。

從未被碰觸過的敏感帶突然被襲擊，勇利如觸電般彎下腰，因意識到兩人的所在之處，雖抑制住想叫出聲的心情，但雙唇仍大大地撐開。

即使對方反應相當強烈甚至試圖逃脫，維克托卻沒有停止的打算，因體格上的差異，牽制勇利相當容易。他向後退了兩小步，已便舔咬那誘人的耳垂與耳廓。

敏感帶同時被攻陷，說不出的快感讓勇利忍不住顫抖，上身早已不在池內，無法感受到泉水所帶來的溫暖，但全身卻因愛撫而發熱，雖努力隱忍，但左耳突如其來的濕潤觸感仍令他發出細微呻吟。

發現自己出聲後，他立刻伸手掩住嘴，不只為了降低音量，勇利相當訝異這種聲音居然出自自己口中，簡直像是正享受著這一切般。

始作俑者對這樣的反應相當滿意，開始更加無微不至地愛撫著，直到感受到懷裡之人顫抖得更為激烈才停手。

經過毫無停歇的攻勢後，勇利感覺雙腿有些無力，趁還未跌坐回浴池前，維克托抱起他並安置於一旁，發熱的後背瞬間貼上微涼的石頭，雖然意識略為回復，但喘息仍無法平息，維克托以跪趴之姿將身體覆蓋於其上。

「安靜點，不然外面會聽見的。」雖然勇利的喘息和呻吟極為誘人，但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兩人只能安份些。

「在這種地方被發現怎麼辦！」回復些許理智後，勇利向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對方抱怨。

「沒關係，就說我跌倒了。」維克托隨意編了個謊，意猶未盡的他當然沒有停手的打算，貪婪地奪取勇利的吻，趁著對方仍在大口吸吐時將舌頭侵入，在稍小的口腔內翻動。

「沒人會信吧……哈……哈啊……」熱吻結束後，勇利還沒將話說完，胸前已充血的突起處再次被舌頭和手指同時攻上。

一想到家人正在不遠處的屋內，緊張感不知為何造成異常興奮的氛圍，讓勇利的那裏更為脹痛，交雜著胸前的快感，他發出微弱嗚咽聲，淚水隨之淌落。

「抱歉，就快結束了，用手摀住嘴。」維克托低聲安慰道，牽起那無力地攤在地板上的手，將其置於本人臉頰上。

因意識恍惚，勇利並沒有聽清楚，但下一瞬間，無比鮮烈的快感猛地傳至腦中，身體再度不受控地顫抖。

「嗚……啊……啊唔……咿……」原本被置於嘴上的手，此時正盡力貼在口上，努力掩蓋無法控制的呻吟聲。

維克托以手掌包圍兩人早已挺立的分身後，開始規律移動腰間，相同熱度但大小相異的性器一次又一次地磨蹭，猛烈刺激不斷持續著，勇利逐漸感覺腦中一片空白，兩人雙雙進入高潮，同時將白色液體射在對方身體上。

看著少年失神的模樣，維克托滿足地牽起微笑，他將包裹長髮所使用的毛巾扯下，擦拭過兩人身上的穢物後，抱起因初次性愛而全身無力的戀人，走進屋內。

當維克托替他清洗到一半時，勇利才倏地回神，回想起不久前兩人赤裸裸的激情行為，立即滿臉通紅。

「勇利，很舒服吧？」維克托將蓮蓬頭拿開，在他的臉頰上輕輕一吻。

「噢……噢……剛剛我跟維克托……」勇利的腦中仍一團亂，方才的一切彷彿像作了場春夢般，對象還是自己所崇拜的選手。

「能擁有你的第一次，我非常開心。」

「明……明天還要早起，我先去休息。」不顧對方仍在身後訴說著甜言蜜語，勇利匆忙且僵硬地直起身子，朝通往室內的門口快步走去。

「啊，今天一起睡吧！」維克托加上補充「我不會作奇怪的事啦。」

即便信誓旦旦地向對方保證，俄羅斯冰上妖精今晚依舊被拒於門外。

* * * * *

「啊，這個挺適合格奧爾基的。」維克托拉著勇利走入購物中心，拿起一旁搞怪用的鬍子粗框眼鏡，興致勃勃地評論著。

「亞哥夫的話……生髮水？日本的應該比較有效吧？」即使臉上表情不像是在開玩笑，一旁的勇利仍皺起眉頭。

「……不能買饅頭、巧克力之類的土產嗎？」

「當然也會買那些，但想送點有趣的嘛。」面對這樣的質疑，他如此回答，接著像是想到什麼似地繼續說「對了，勇利呢？勇利有想要什麼禮物嗎？」

「禮物？」話題突然轉到自己身上，他有些不解。

「當作這幾天陪伴的謝禮，況且送戀人禮物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。」

「嗯……」一提及兩人剛建立的親密關係，勇利難為情地低下頭，沉默一陣後「……維克托來到這裡，對我來說就是最棒的禮物了。」

在記憶中僅存在電視螢幕另一頭的這個人，一直以來都相當遙不可及，沒想到竟然能和他碰上一面，並度過了夏季的某段時光，這是勇利所無法想像之事，即使維克托即將啟程回到故鄉，勇利仍會將如此美好的回憶收藏在心中。

「哇喔，真開心，看來勇利很享受昨晚的一切。」

「.....不是在說那件事。」在維克托對他做了那些事之後，勇利雖不覺得反感，但即使經過了昨天一晚的沉澱，他仍覺得自己的身體變得和往常有些不同，曾被挑逗過的部位不時蠢蠢欲動，彷彿在向身體的主人索討更多刺激。

早上練習時甚至被教練詢問是否又在胡思亂想，但她也稱讚自己的身體變得較為輕盈，勇利本人多少也有這樣的感覺，是昨晚有所解放的緣故嗎？

「那維克托呢？有什麼想要的？在.....回聖彼得堡之前。」

「嗯.....」思索了一會後，他並未正面回答，只是淺淺地笑了笑「明天到機場再告訴勇利吧。」

「唔.....」在短短兩周的相處時間中，勇利認為維克托直率且相當有行動力，此時竟反常地賣起關子，不禁讓勇利有些疑惑。

晚上大家聚在勇利家舉辦了一場維克托的送別宴會，父親和美奈子喝得醉醺醺，身為主角的維克托雖尚未成年，但也小酌了些，直到最後某位年少戀人仍然無情地將他拒於門外。

維克托所搭乘的是晚班飛機，下午美奈子將兩人送至機場，辦理完相關手續後，兩人並肩坐在等候椅上，熙攘人群在燈光通明的午後機場內來來去去，以往勇利來此的目的都是前往國內或國外各處參加比賽或集訓，像這樣替人送行還是第一次。

「我會寄照片和近況給你的，勇利也要照作喔。」在出發至機場前，他們已交換過聯絡方式。

「哇啊.....能收到維克托寄來的電子郵件.....」一想到不久後將收到偶像親自寄來的各種消息，勇利自顧自地陶醉於其中，雖然年紀尚輕，他身為忠實粉絲的那一部份已根深蒂固。

「不要忘記回信。」維克托再次提醒「還有，關於送別的禮物，我希望繼續那天溫泉時的事情。」

「咦？維克托？」突如其來的話語讓對方簡直不相信自己耳裡所聽到的，並瞬間將飄然情緒拉回現實。

「我想擁有勇利的一切。」他壓低嗓音如此訴說，碧藍眼眸中露出從未見過的光彩。

「在這裡？等等等等.....」擔心周遭旅客會聽見對話內容，即使錯愕萬分，勇利仍盡可能壓低音量。

「我們到賽季結束前都要專注於練習，無法像這樣見面，所以.....可能會很痛，還是希望能在離開前和勇利好好作一次。」他伸手攬住年少戀人的腰間，因身型較為嬌小，渾圓腦勺靠上旁側之人的胸膛，即使尚未分開，維克托已開始懷念起這位少年所帶給他的溫暖。

無論是隔著衣物的側身擁抱，還是耳邊的情話呢喃，都讓懷中之人頓時心跳加速，他無法冷靜思考維克托話語中的涵義，但身體卻像是殘留著那天的後遺症般，只要與這個人親暱接觸，本能般地尋求更多刺激，尤其是那些最隱密、最敏感的重點部位。

在這裡拒絕維克托的請求，也許並不會影響兩人之間的關係，但無論是對方或是自己，想必都在渴望那更深處的慰藉，以及更強烈的歡愉。

「……如果是維克托……的話……」勇利支吾答應。

雖然對未知的性愛多少感到恐懼，但他相信維克托絕不會作出傷害自己的事情。

「走吧，在班機還沒起飛之前。」維克托先行起身，伸出手示意要對方跟上。

走入機場的某個隱密角落後，維克托反手將門栓上，他托起那稚氣未脫的臉頰，以舌頭探入稍小的口內，挑弄起那無所適從的舌頭，並攬上那比自己低一些的腰，讓兩人間的距離更加貼近。

為了迎合對方的身高，年少戀人稍微墊起腳尖，沒有任何經驗的他，模仿對方的動作將手貼上他較高的腰際處，即使因舌頭不斷交纏而產生些許水聲，但還不到引起其他人注意的程度。

維克托數次變換唇瓣的角度與舌頭進入的深度，導致這個吻相當漫長，直至感受到對方因無法支撐和換氣而強烈顫抖才不捨地結束。

「哈……哈……」當對方的唇離去後，勇利大口喘著氣，外頭傳來的沖水和交談聲，彷彿在提醒他需注意音量。

因旅客多會使用登機箱，機場廁所較一般廁所來得寬闊，同時容入兩位少年綽綽有餘，壞處則是經常有人使用，為了不被查覺，兩人全程都無法交談，呻吟和喘息當然也得克制。

如果能去愛情旅館之類的地方，好好享受勇利激情時的吟叫就好了，維克托打從心中如此希冀著，但尚為年少的他們此時只能忍耐，況且時間也不太足夠。

從未接觸過成人用品的勇利，看到維克托拿出的潤滑液和保險套時，臉再次因羞澀而脹紅，年長戀人引導他背對自己，勇利感覺下身一涼，褲子皆被脫至腳踝處。

他將勇利的上衣捲起，示意本人將其銜著，彷彿在暗示接下來的刺激會是忍不住叫出聲的程度

，口中充滿棉質衣物的觸感，未知的情況讓勇利不禁反射性地僵直身子。

將胸靠上前方之人的背部，維克托的左手像那天一樣搓揉著乳頭，右手則是緩緩進入勇利意想不到之處，沾滿潤滑液的冰涼觸感讓插入方反射性地悶哼了聲。

不會吧……那種地方……一想到對方將手指探入那難以言喻之處，勇利開始不安地抗拒了起來，此時耳廓和頸部後方被溫暖的濕潤感所攻上，為了讓勇利放輕鬆，對方開始仔細舔吻著敏感之處。

因第一次性交且尚為年幼，為了不傷到勇利，維克托認為必須擴張到能容入四指的狀態，但緊張的他身體仍僵直著，即使不斷進行舔咬和撫摸，都無法讓三根指頭同時進入，直至將手碰上那已半勃的分身，身體終於稍微放鬆，總算完成了事前擴張。

後穴不斷傳來的刺激讓勇利不時悶哼，雖然已使用潤滑劑，痛楚仍隨著侵入感逐漸增加，貼在門板上的雙手緊握著拳，疼痛和快感交替所產生的淚水從眼角滑落。

維克托坐上馬桶，雙手扶上前方之人的腰，經過那些從未體驗過的刺激後，他的身體已有些癱軟，蜜棕色大眼此時彷彿蒙上一層薄霧，因意識不甚清楚，牽引他坐在自己腿上並不困難，擔心勇利不堪負荷，維克托以極小音量在他耳邊詢問是否要繼續下一步，半眯著眼的他緩緩點了點頭。

對剛步入青春期的勇利來說，如此情事雖令他感到有些無法招架，但「與維克托合而為一」這樣的想法卻遠勝過那些。

維克托吞了口口水，即使自己稍微年長，進入男性體內也是第一次，更何況是比自己年少的日本選手，他用兩指將對方的入口處稍微撐開，握著自己已完全勃起並套上安全套的分身，謹慎地朝內部探入。

前端進入的瞬間，過於鮮烈的痛感使得勇利倏地弓起背，高高仰起的頭差點沒叫出聲，那處也因緊張而劇烈縮起，高昂處被箝制住也讓維克托發出悶哼聲。

雖然曾看過對方勃起，但直到進入自己體內時，勇利才親身體會那處的熱度和質量是手指所無法比擬的。身後之人輕撫上他的背部，直到勇利多次深呼吸，逐漸習慣異物的存在後，維克托抬起那仍在發育中的腰肢，將他的上身一點一點地朝自己腿上放下，讓分身緩緩沒入其中。

體內被撐開時所產生的痛感讓勇利無法思考，僅存的理智促使他將手掩蓋在嘴上，壓制住想放聲大叫的情緒，臀部像是要裂開一般，結合處的熱度很快地蔓延至全身，即使在佈滿空調的機場室內，兩人仍滿身是汗。

當自己坐上那結實大腿之時，勇利知道維克托已全部進入自己的體內，汗水相互交融，彼此都在強忍著不發出激烈喘息聲。

勇利的雙腿大大地敞開，渾身無力地靠在插入方的大腿上，若門突然被打開，現在的場面無論被誰看見，必定會覺得淫靡不堪吧。

但一切都尚未結束，將身上之人的大腿根部抬起，讓其上半身稍微懸空後，維克托鬆開了手，因重力之故，那處再次緊密地交合。

「欸……啊……」身後之人不斷重複這樣的行為，腸壁摩擦產生的痛感讓勇利不禁叫了出來，但下一秒便意識到兩人所在之處是機場的公用廁所，因而轉變為細微呻吟。

激烈上下晃動和各種刺激所造成的全身顫動，致使眼鏡歪斜地掛在鼻樑上，懸著的雙腿也不聽使喚地擺動，直到維克托將溫熱液體射在保險套內，兩人才停止如此瘋狂的行為。

勇利攤坐在馬桶上，四肢疲軟，臉歪斜地偏往一邊的他，只能不斷地吸吐著氣，維克托起身將保險套丟入垃圾桶後，舔吻著滿佈在戀人臉上的淚水。

即使那過於狹窄的後穴已讓維克托滿足地發洩，卻並未觸及勇利的敏感處，他的分身仍相當有精神的挺立著，維克托不禁打從心裡佩服這樣的持久力。

他跪在年少戀人的正前方，隻手將散落長髮塞於耳後，當勇利用僅存的微弱意識讚嘆起這樣的動作相當具有魅力時，下一秒的動作卻讓他瞬間回神。

「噢！」無法置信地叫出聲後，勇利立刻以雙手掩口，阻止自己想要尖叫的心情，維克托毫不遲疑地伸出舌頭，舔上那精神奕奕的小傢伙，先用舌尖逗弄幾次頂端處，再將其含入口中。

「嗚……嗚……」如此舉動讓勇利驚惶失措，他沒想到自己所尊敬的人此時正跪在廁所地板上，並以嘴刺激著自己極為骯髒的部位，雖試圖要阻止對方，但疲憊軀體已不聽使喚，無論是視覺上的刺激，抑或是下體傳至腦內的快感，都讓他很快的被強烈高潮所擊敗。

「意外的挺好喝，因為勇利很年輕吧。」兩人整理儀容後，若無其事地輪流走出廁間，用洗手台的水漱過口後，維克托抬頭對勇利微笑。

「……」勇利再度滿臉通紅且不知該如何回應，他並不想得知維克托對那東西的評價。

「很痛嗎？」

「沒想到會那麼……不過……有種滿足感。」雖盡力維持平常的走路姿勢，但身體剛經過一場劇烈性愛，此時疼痛且疲憊。

回想方才兩人的激烈行為，無論是擴張或進入時，那處都傳來無法言喻的強烈痛感，抽插時當然更不用說，但兩人合而為一的滿足感卻滿溢全身，一想到對方正索求著自己，疼痛之餘內心竟有些飄飄然。

「勇利意外的很M呢。」維克托失笑，兩人回到出境大廳，再次被熙來攘往的人潮所淹沒。

「才沒有！」對方立即反駁，他深知對象若不是眼前這個人，自己絕對不會想承受這樣的痛楚。

「啊，該出發了。」像是提醒自己一般，維克托喃喃說著，即使有些不捨，但這短短的兩週內過得相當充實「不管是我還是勇利，在接下來的比賽中都要好好加油，願我們都能獲得最棒的喝采。」

「最棒的……喝采……」像是在逼迫自己銘記在心中般，勇利複誦了這句話，他看著眼前倍受期待的世界級男單選手，銀色長髮隨著動作微微飄動。

「勇利的話，別跌倒就不錯了。」他接著補充了一句，藍寶石般的雙眼中盪漾著光彩「再保持聯絡。」

「希望維克托能再次成為世界冠軍……」察覺到分離的時刻已至，勇利喃喃道出自己的願望與祝福。

「那勇利也得在青少年組奪牌才對吧。」維克托攤手，無奈地對眼前的小粉絲兼愛人說著。

「噢！我是不可能……」一聽到這樣的要求，勇利立刻慌了手腳，自己並不是相當優異的選手，才剛晉組的他，將拿到獎牌訂為目標，實在太過自不量力。

「勇利肯定辦得到的，那就這麼說定啦。」充滿魅力的俄羅斯冰上妖精眨眨眼，踏出步伐朝查驗門邁進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另一端後，勇利轉身離開機場，搭上返家的電車。